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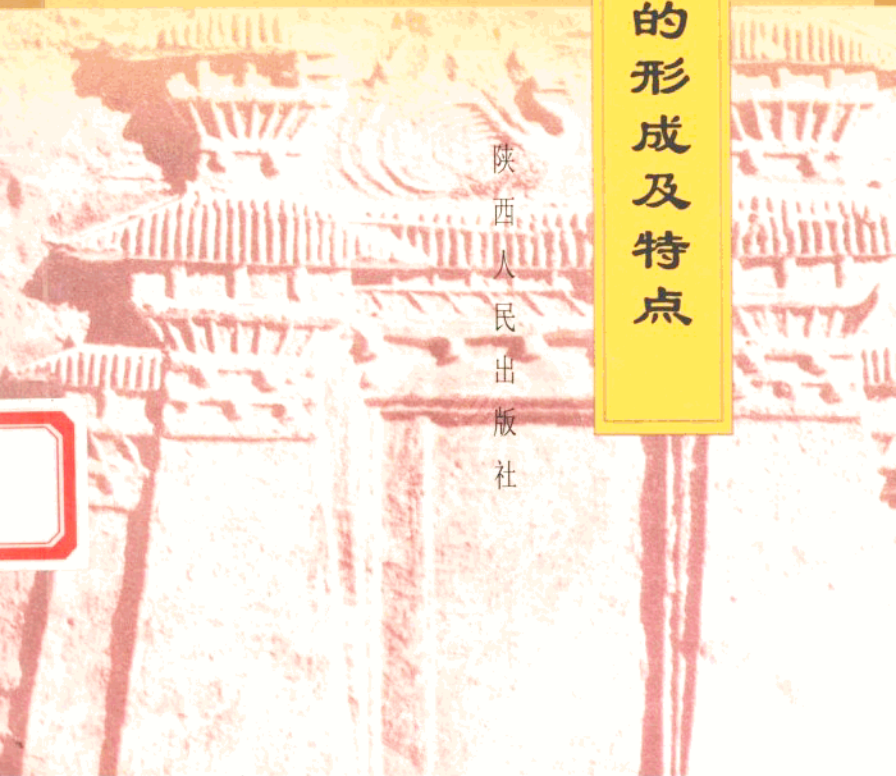
张岂之 主编

西部开发与人文学术丛书

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形成及特点

武占江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总 序

我们在古都西安筹划人文学术研究丛书事宜,正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和起动之际,这给我们以很大的鼓励,促进了人文学术研究丛书的组稿、改稿、定稿等一系列工作。这里所说“鼓励”并不是抽象的,而有着具体实在的思想内容。在我们的理解中,我国西部大开发,经济建设无疑应当是中心课题,而人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教育、文化、科学的开拓和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应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文化和科学中,研究“人”自身以及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的思想、人的感情等等被称之为“人文科学”,即通常所说的文学、历史、哲学、语言、艺术等人文学科是不能忽视的,这些和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及与经济建设都有内在的紧密联系。道理显而易见: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由“人”创造的,因而对于“人”自身的研究,并使人在精神世界方面感到充实,具有高尚的理想和情趣,并尊奉道德规范等人文科学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了。

我国西部有不少优秀的人文学术研究者,就西北地区而言,他们大多集中在西安、兰州,而在敦煌、西宁、银川、乌鲁木齐等地也有人文学者群。西部地区的人文学术研究者基本是在高等学校的研究机构或文化、文物行政机构工作,他们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在敦煌学、历史地理学、中国思想史、周秦汉唐历史学、中

国考古学、民族史、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有些已经出版,有些正准备出版。在这样的机缘中,我和一些年轻的人文学者决定组织编辑、出版西部开发人文学术研究丛书,拟分若干辑先后出版。其中既有与西部开发有关的研究内容,也有没有直接关系而属于人文科学普遍问题的研究。总之,出版西部开发人文学术研究丛书是为了繁荣我国人文学术研究而贡献一点力量。

西部开发人文学术研究丛书的出版,得到陕西省人民政府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岂之

2000年2月13日于

西安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前 言

对于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评价至今仍是一个迫切而重大的问题。近代以来,不同时期,不同阶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相差很大,在政策方面也有重大起伏。实践中的摇摆、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理论认识的不彻底、不深入造成的,目前传统文化的研究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但存在的问题和分歧仍然不少。

研究者们所面临着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就是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也就是由这一问题所触发、引起的。20世纪以来,学界流行的学术方法、学术语言不少自西方而来,这样用现代语言对中国文化进行阐释实际上也是在进行着中西对比,可见这一问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在这种对比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和分歧。常见的是一种横向的片断比较,就某一问题、某些方面进行对比。研究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发现,文化本身是一个整体,每一部分都是整个文化体系的有机组成者,抽出其中一部分进行孤立的对比,难以准确地体现文化的内在特征,机械性、零散性的缺陷很突出。而且这种对比往往以西方文化为标准,这就难以彰显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注重对中国文化本身的内在特点的追寻,将其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有其自身的发展道路和特质。这样就采取了一种纵向的、整体的研究态度和方法。这是传统文化研究

走向深入的表现。在这种态度、方法指导之下,展开了对传统文化内在结构的探讨,人们力图寻找出一种比较稳定的、决定着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和发展路向的东西,借以准确地把握文化的总体特征。这样,思维方式就受到人们的注意。

无疑,思维方式也是历史的产物,经过一定的历史过程而逐步形成。但这种思维方式一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之后,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成了文化中占有核心地位,具有支配性的成分。某一文化类型,可能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受一种较为固定的思维方式支配。而80年代以来,有不少研究成果是关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发表了不少文章,也出现了几部论著。如张岱年先生与中英先生等的《中国思维偏向》(论文集),刘长林先生的《中国系统思维》,高晨阳先生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蒙培元先生的《中国哲学主体思维》等。这些研究成果推进了对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切合实际的观点。如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与现代系统论进行比较,以现象学作为分析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参照等,都是值得注意的新方法、新动向。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注意到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辩证性、整体性、直观性等特点,并就中国古代思维方式是属于逻辑思维还是非逻辑思维展开了讨论。在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的影响下,展开了中国上古思维方式与“原始思维”之间关系的讨论。

这些研究成果有一个总的特点就是侧重于综合概括,把整个传统文化看成一个既定的整体,从中概括、抽象出思维方式方面的若干特征,或以某一种理论、逻辑体系为主导来研究中国古代思维方式。这样做的优点是观点鲜明、逻辑清晰、能突出思维方式的某些方面的特征。笔者受这些研究成果的启发,也拟对

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既是一个整体的、既定的文化宝库,又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逐渐形成的一笔丰富遗产,这样,我们在横向地抽取其特点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这些特点的纵向形成过程,以及这些特点之间的流变继承情况及逻辑关系。而且中国文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其自身的发展路径更为特殊、更应受到注意。我们考虑到任何抽象都是以舍弃事物的某些属性、特征为代价的,为了能够最大限度保持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从而更为如实地理解中国文化的特点,我们采取一种历史的描述方法,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其总体特征。

此外,目前有不少研究者将中国古代思想与西方现代哲学乃至科学技术联系起来,指出二者之间的相通相似之处,不乏竟将二者等同的事例,在西方某些大哲学家及科学大师对东方文化的回眸一顾中盲目乐观。在学习、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中西方文化就如两棵大树一样,目前的某些枝叶有表面上的相似,但其生长过程,所由出发的根脉却有着很大的差别。时下不少人将中国传统哲学与存在主义、海德格尔哲学相比较、比附,提出二者的相同之处,并以此为论据以说明中国古代思想的深刻性、超前性,甚至不加分析地将二者等量齐观。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表面的相似。海德格尔哲学来自于胡塞尔的现象学,而胡塞尔是研究数学出身的,他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是要为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一个自然科学般严密的基础、出发点,并试图找到一种新的科学方法,寻找一种能包罗一切的科学。可见,海德格尔的学说最终也是在西方逻各斯精神指导之下产生的,无论是观点方法还是发展路径都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很大的差别。某些思想片断的相同并不能掩盖二者的实质差异。同时西方现代科技某些思想也与中国古代思想暗合。但一个不

容忽视的事实是现代量子论正是在原子论思想指导下而达到一个新高度,而原子论思想正是中国古代所缺乏的。在这一方面进行对比时,这一点同样不能弃之不顾。

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想做一些从根部开始的梳理工作,看看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发芽、扎根并抽出枝条的。因此,我们拟从历史的角度切入,先进行现象描述,在此基础上再进行逻辑概括,指出其特点。尊重中国历史文化的有机性、整体性,以期在此基础上揭示中国古代主体思维方式的产生、发展的过程,并进而探索中国文化的自身特质。从不同的角度、采取不同的参照物,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可能呈现出许许多多的特点。这里我们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一下各种主要特点之间的历史的、逻辑的关系。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个在时间上最早形成,或在逻辑上最为基本的特点,它决定、支配着其他特点,如果有,是什么,如果没有,情况又是如何?总之,力图在纵向的述论中找出各种思维方式或特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种理论、构架出发),进行梳理、概括,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当然,在历史研究中,没有理论的指导也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笔者抱定一个原则,先对历史事实进行描述、分析,再看它与某种理论是否相符,符合到什么程度。在叙述上,为了表达方便,有时先进行理论的介绍再与历史事实进行对比,文章的开头就是这种结构。鉴于历史材料及理论进展的情况,我们将“原始思维”即目前所知道的人类最初的思维形式作为历史描述的源头,由此展开我们的探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思维方式指哲学意义上的,是一个文化类型中较为稳固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和主要倾向,涉及对世界的本体论、存在论方面的认识,对现象世界的价值判断以及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工具性的较为稳定的思维方法。也就是说古人在什么样的社会、观念背景中如何从总体上看待世界,他们认为为什么应该认识或首先应该认识,什么是可以忽略或存而不论的,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认识方法和认识模式,对整个文化系统的影响如何?我们讨论的下限是秦代。

无疑,这些都是十分巨大而难以一时解决的问题。但笔者相信,从这方面入手更有助于对传统文化特质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文化建设。导师张岂之先生也一再提倡、鼓励选择有一定难度的课题,不懈地坚持下去。这样我才以驽钝之头脑选择了如此大而难的问题进行学步、探索。当中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点,甚至显得幼稚可哂,但我将不惜蹶踣,不避艰难地沿着蹒跚的足迹走下去。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巫政结合的国家形态	(1)
第一节 原始思维	(1)
第二节 史前的占卜遗存及巫政合一	(9)
第三节 古代巫史职官系统	(20)
第四节 春秋时期的占卜活动	(26)
第五节 春秋时期的巫与祝	(33)
第六节 春秋时期的史	(40)
第二章 古代的思想传统	(50)
第一节 “萨满文明”与“巫史文明”	(50)
第二节 连续宇宙观	(56)
第三节 巫史宇宙观与原始思维	(64)
第四节 古人对时间节律的认识——一种 自然观	(73)
第三章 阴阳五行说	(86)
第一节 先秦理性精神的觉醒	(86)
第二节 阴阳学说的早期形态	(97)
第三节 早期五行说	(104)
第四节 阴阳说的进一步发展	(116)

第五节 阴阳的哲学意义·····	(128)
第六节 五行说的发展·····	(135)
第七节 五行说的哲学意义·····	(146)
第四章 易象与古代思维方式·····	(154)
第一节 《周易》的结构及运用方法·····	(154)
第二节 取象思维·····	(157)
第三节 取象与类比·····	(167)
第五章 中国古代主体思维方式的形成·····	(177)
第一节 古代自然观与阴阳、五行·····	(178)
第二节 天人之际·····	(188)
第三节 老子与古代思维方式·····	(201)
第四节 名家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	(208)
第五节 中西之间·····	(221)
第六章 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历史阐释·····	(228)
第一节 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	(228)
第二节 古代思维方式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	(238)
第三节 对古代思维方式的评说·····	(247)
主要参考书目·····	(255)
后 记·····	(259)

第一章

巫政结合的国家形态

第一节 原始思维

一、哲学突破

目前所有的思想及其支配下的文化类型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那就是原始宗教及神话。这是自人类产生以来经过一个漫长而自然的过程逐渐形成的一套思维方式及思想系统。这与我们目前的思维方式有着质的差别,但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哲学、科学、艺术以及后来经过理性“蒸馏”的宗教的原始母体。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以及伊朗的各种文明形态都是在这种原始母体上产生的。它们几乎同时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文明突破,打破了旧有的传统及文明框架,对之进行重新整合,迎来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这就是所谓的“轴心时代”,或“哲学突破”所持的观点。这一看法首先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提出来的。他认为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公元前800—

200 年的精神过程中,世界范围内集中出现了一些意义极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印度产生了《奥义书》、佛陀,探究了从怀疑主义、唯物主义到诡辩派、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产生了琐罗亚斯德教,巴勒斯坦、以色列出现了先知运动,希腊世界贤哲如云,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以及许多悲剧作者如群星丽天。“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着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① 在这一时期,文化进行了重新整合,进行着伟大的创造,其时所产生的文明成果奠定了世界文明的基础,形成了直至近代的文明的基本框架,同时,是每一次文化跃进的支点和坚实的基地。直至近代,“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②

60 年代,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发挥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哲学突破”的观点。“哲学突破”即是对构成人类处境的宇宙之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其所达到的层次是前所未有的。帕森斯认为,希腊突破了神话中的神及其英雄任意宰制世界的传统,对自然的秩序及其规范的和经验的意义产生了明确的哲学概括,哲学思辨的解释世界的方式代替了神话的解

①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 1989 年出版,第 9 页。

②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 1989 年出版,第 14 页。

释。“整个西方文明中,理性认知的文化基础由此莫立,哲学、科学以及神学都跳不出它的笼罩”。^①

在以色列,产生了上帝为创造主的观念,《旧约》及摩西的故事广为流传,出现了先知运动。上帝观念贯穿到犹太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之中,与基督教中的希腊因素相结合,构成了西方文明的主要基础。印度产生了以业报与转世观念为中心的宗教哲学。

在中国,以保留传统的几部经书为基础,经过系统化之后,在宇宙秩序、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几个方面都发展出一套完整而别具一格的想法。

“轴心时代”或“哲学突破”基本上反映了人类文明跃进过程的实际特点,大致符合历史实际,这种概括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同。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和事件,它在开启后世文明先河的同时以扬弃的形式包含了前期的文明因子,“哲学突破”以前的历史实际也影响着不同文明类型的发展路径及自身特点。“哲学突破”是一种延续性与突破性相结合的历史事件,“古代文化的某些因素进入轴心时期,并成为新的开端的组成部分,只有这些因素才得以保存下来。”因此,要研究“轴心时代”或“哲学突破”时期的相关问题,不能对前期的历史弃之不顾。而中国的哲学突破又是相比而言较为温和的一种,也就是继承性较强的一种,因此考察前期的历史文化就显得更有必要。

原始社会的思维方式无疑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最早源头,19世纪以来,人类学、社会学家们对“原始思维”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为我们进一步揭开了“原始思维”的神秘

① 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面纱。我们的讨论就从原始思维入手,看看它与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有无联系,或是如何联系的。

二、原始思维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levy Brühl)在其名著《原始思维》中提出了人类最初的思维类型(他称之为“原始思维”“原逻辑思维”)的一般特征。布留尔认为,原始人的思维是一种神秘的思维,一切存在都具有神秘的属性。经验、逻辑在这种思维世界中行不通。他们既不会从经验中总结出认识和观念来构筑自己的认识体系,也不在乎经验对他们神秘的思维方式的反证。他们在脖子上挂一个铁圈,便认为是刀枪不入了,如果子弹穿入体内,这并不是因为血肉之躯不能抵挡的缘故,而是有一个居心叵测的法师作了什么强有力的法术,使他自己的避邪符失去了作用。布留尔认为,这种与现代思维方式大异其趋的“原始思维”有一个一般规律——互渗律。

他在《原始思维》^①第二章界定了“互渗律”的含义:“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他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在这个定义中,“集体表象”一词很重要。布留尔是孔德的信徒,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他坚持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事实材料基础之上,不肯轻易地只凭思辨将其理论向前推进一步。“集体表象”的特征是这些‘表象’在集体中世代相传,它们在集体中的每个成员

^① 丁由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引起集体中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等感情。”^①就是说,所谓的原始思维是彻头彻尾地社会化的。它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层次,是在整个社会意义上的一种普遍的思维特征,它并不能占据单个人的思维世界的全部。这对完整地理解布留尔的理论十分重要,他在全书的绪论中开宗明义地提出集体表象的含义,意在昭示读者他在什么层次、什么范围来讨论原始人的思维方式。原始思维不排除个体在某些场合使用经验思维的可能性。

由于其实证论的思想倾向,布留尔的兴趣在于列举大量的事实材料来证明其观点,而较少对之进行理论上的说明,这就使人产生一种不明确的感觉,有的学者认为布留尔并没有给原始思维一个明确的界定。苏联学者在介绍布留尔的理论时,不得不自己给“互渗律”下一个冗长的定义。

联系布留尔所举的大量事实材料,上列的界定还是基本说明了互渗律的内涵的。上面的定义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客体、存在物、现象同时是他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第二,“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他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他们里面的神秘的能力、性质、作用”。第二层意思又进了一步,即云“在他们之外”,已经不是一物与另一物的直接等同了,实际上这里说的是一种交感形式的互相作用。这体现了“互渗律”的两个阶段或两个层次:首先是两物间的直接同一,其次是区别了物我、物物,但他们之间仍然能够以神秘的、非逻辑的方式互相影响、感应、作用。

在第一种情况下,物我不分。巴西的波波罗印第安人认为

^① 《原始思维》第5页。

自己是金钢鹦鹉,不是他们的祖先曾经是这种红色的长尾鸟,也不是他们死后将变成这种鸟,而是他们在作为一位活着的部落成员的同时,就是一只金钢鹦鹉。这方面的例子布留尔举得不多,他讨论的侧重点在第二层,牡羊、肖像、手指的兔子形的投影能够发出一种神秘的能力或具有一种神秘的属性,使胸膜炎流行,捕鱼大有收获。这就是不同的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即“互渗”。苏联《“无神论者”出版社编辑部的话》^①中对互渗律的概括也是着眼于第二层意思:

由于原始意识不是关心事物中的客观特征和属性,而是关心它里面的神秘的力量(事物本身就是神秘力量的媒介);由于神秘力量不是某一事物的特殊属性,而是一系列有时甚至在客观属性上非常悬殊的事物的某种共性;所以,与表象相结合相联系的原始意识对事物的实在属性是不加注意的,它只注意神秘的力量,这些神秘的力量好像是包含在事物中,他们在事物中起原因的作用,而且他们也是宇宙中惟一真正起作用的原因。

这里,对布留尔的“客体、存在物、现象同时是他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的说法也没有在意,布留尔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这主要是针对泰勒(E. B. Tylor)的万物有灵论。

泰勒认为,人类思维的最早阶段是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一切存在物都具有一个精灵或灵魂。布留尔认为,在最原始的时期,现代意义上的灵魂观念并不存在,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

^① 《原始思维》中译本附录。

通过精灵、灵魂,而是通过一种无形的力,他们不需要灵魂作媒介。大量的人种志资料表明,人类曾经历过一个没有灵魂的时代。人与图腾及其他物体之间发生关系是基于一种直接的同一。金钢鹦鹉是印第安波波罗人的图腾,每个部落成员当下便是金钢鹦鹉,即他们是自身,又是别的什么东西。

这样,布留尔的定义便包含着不同于泰勒的理论体系。通过其中所包含的两层意思,展示了原始思维的纵向发展;先是无灵魂的不同物体、现象间简单的直接等同,之后是间接的不同事物间多种多样、无所不包的神秘互渗。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种互渗达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那些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在某一个原始部落中却有着至关重要的神秘联系。墨西哥的回乔尔人认为玉蜀黍、鹿和“希库里”(神圣的植物)是同一的,在他们的神话中,玉蜀黍曾经就是鹿(不是现在是鹿),他们认为喝了鹿肉汤、吃了“希库里”会带来好收成。此外,云、棉花、鹿的白尾、鹿的角甚至鹿本身都被看成是羽毛,这样,玉蜀黍和希库里都成为羽毛了。北美印第安人认为,周围的一切物体、一切现象里面都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力量——瓦康达,这种力量将一切东西联系起来。也将人(人也具有这种力量)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由于瓦康达的特殊作用,印第安人与其周围的一切便构成了一个连续体,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物体的碎片与完整的个体之间,依赖瓦康达构成了一种亲族关系。^①

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从美洲到澳洲,从亚洲丛林到非洲大陆普遍存在于各原始民族之中。他也揭示了这种思维的阶段

^① 《原始思维》第 116~117、97 页。